

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传递

□莫小米

20多年前,他曾是个新闻人物。

他生于山西农村,父母生了七个孩子,大哥大姐一天学也没上过,三哥被过继给了亲戚,他是家里唯一上完初中的。从课堂回到家,除了干农活,还在铁矿打工,在令人窒息的矿洞里挖上整整一吨铁矿石,才挣到20多元钱。

跟着三哥到县城打工时,机会来了,听说县劳动局要向北京输送一批劳动力,当即报了名。经过26天的培训,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500人里脱颖而出,被分到北京大学保安队。

曾经他的生活环境,除了大山还是大山,站在北大古色古香的西门,来往的都是意气风发的学生、白发儒雅的教授,心都要飞起来,觉得人生到达了巅峰。

然而一次简单的际遇让他

自卑,站在高等学府的门口,他竟然听不懂最起码的英语,因而遭到鄙视。他一度想退回大山里去,但最终他选择了学习。既然离知识殿堂那么近,何不学习?

果然,在北大学习,就是不一样,一位英语系老师目睹这年轻人读书之用功,给了他一张英语强化培训听课证、一张成人高考培训班听课证。

终于,在来到北京三年后,22岁的他,以北大保安的身份通过成人高考,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专科,被媒体称为“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”。从此他工作之余,守着厚厚的专业书籍,抱着英语辞典、法典,一点点啃下每一个艰涩难懂的知识

点,13门专业课全部通过。他被邀到北大和其他高校演讲,事迹被写进校刊,照片印上了北大地图,可谓红极一

时。合同到期了,学校希望留他,还许诺帮助解决家属的工作。留,应该路比较顺,而且不排除有更好的机会,而他选择了回老家,就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20多年过去了,他在做什么呢?

当年他背着两麻袋书回家,应聘到一家中学,从一线教师,到政教处主任,到副校长。

2015年,他和四位朋友一起,联手创办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,成为一校之长,曾经北大西门前的那个19岁保安小张,变成张老师,变成张校长。

如今看来,他应该早就想好了,自己幸运地看到了想看的世界,遇到了能点拨自己的贵人,收获了知识和学历,他要把北大传递给他的一切,传递给家乡的孩子,因为他比谁都清楚,无知的悲哀。



哲理小品

helixiaopin

爬山

□蔡冬桂

三人一路同行,有一个说前面有座山,另一个说是隐隐约有座山,还有一个说我根本没看到一座山。

三人到了跟前,果然有座大山,高耸入云。早看到山的人害怕山高,绕道走了。另一个之前隐隐看到山的人,经过数次思想斗争,还是决定爬山。爬山的过程,他感到很疲惫,走走停停,用了很久才翻过去。

而那个之前没看见山的人,轻轻松松,愉快地翻过了山,他忘记了时间,也根本就没感到山的陡峭。

在困难面前,我们的心态很重要,你弱它就强,你强它就弱,和爬山是一个道理。

动物哲学

ongwuzhexue

让鹰飞起来

□孙志昌

一个人在高山之巅的鹰巢里抓到一只幼鹰,于是把它带回家,养在鸡笼里。

这只幼鹰和鸡一起啄食、嬉闹和休息,以为自己也是一只鸡。

鹰渐渐长大,羽翼丰满了,主人想把它训练成猎鹰。可是由于终日与鸡混在一起,鹰已经变得和鸡一样,根本没有飞翔的意识。

主人试了各种办法,都毫无效果,最后只能把鹰带到山顶,一把扔了出去。

起初,这只鹰像块石头似的,直直地坠了下去,慌乱之中它拼命地扑打翅膀,就这样,终于飞了起来。

动物一旦被逼入绝境,就会发挥出最大的潜能。人也是一样的。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立 编著



谢家在村子里是单门独户,谢孔宾算是住姥姥家。往上几代,谢氏家族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,但谢孔宾的父亲当过兵,曾看到那些军阀老总对读书人毕恭毕敬的样子,就想着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识字。

但谢家的家境呢?在谢孔宾4岁的时候,他有了记忆。

在那时的农村,穷苦人没有办法抵御自然的风、霜、雨、雪,唯一的办法就是硬扛。庄稼旱了,蝗虫来了,颗粒不收,饿殍遍野,辗转沟壑。而烈风的摧枯拉朽,墙倒屋塌,飞沙走石,牲口殇了、人死了。冬天呢,大地冻裂了,水缸也会被冻住。人的脸、手、耳朵、鼻子甚至脚,都会被冻破或者冻裂。

大自然是没有怜悯心的。

谢孔宾记得4岁的那个秋日夜里,在土坯的屋子里,狂风暴雨撕扯着黑夜,他紧紧地缩在母亲怀里,只是本能地感到惊恐。到了天明,他看到自己的一双小鞋漂浮在床前的黄水里,而父亲早已在门口垒起一道堰坝,用盆子正在往外泼水,怕土墙被水泡倒……

谢孔宾的母亲是乡间的剪纸高手,人称“铰花子的”,这个词和叫花子是一个音,每次谢孔宾听到这词,都感到屈辱,像刺一样扎着他的肌肤。

谢孔宾母亲手巧,花鸟虫鱼都能在手下剪出、飞出、游出、奔出、绽开,那些民间故事:牛郎织女、老鼠娶亲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吕洞宾戏牡丹……这些连本的人物也能剪出。当时农村有为婚丧

嫁娶剪纸的风俗,结婚的时候要贴窗花,那窗花是福字、双喜字,是喜鹊登枝、百鸟朝凤。农村的姑娘媳妇要做绣花鞋,那上面的牡丹、荷花,都需要人剪出来。

剪纸源于汉朝,相传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,武帝悲伤不已,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像,每日观赏,以表思念之情。在中原地带,每到冬天,北风肆虐,总是从土屋的窗棂缝隙里吹进刺骨的寒风。这时,各家各户就买回一些白纸和红纸,白纸贴窗户,红纸则用来剪窗花,贴在窗上做装饰。这也是一种素朴的民间美,无论多么贫寒,底层的这些父老也没有忘记对美的向往。

谢孔宾母亲白天在地里干活,见到喜鹊,她就在心里构思了一幅报喜图;见到一头牛,她就构思人扶犁耕地的情形。下地回来,边做饭边把白天的构思用纸剪出来,有时为了剪一个作品,而忘记了做饭的事。在春节的时候,母亲剪的一只穿着彩衣

的小老鼠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,小老鼠的眼睛滴溜溜地搜索着四面八方,生怕被人发觉它在偷灯油。可是老天像和它作对似的,灯台里的灯油全流到地上了,老鼠以最快的速度从灯台上跳下来趴在地板上,伸出舌头贪婪地舔着地上的灯油。这样的剪纸好玩,大人孩子都喜欢,这个年就有了喜气,谢孔宾母亲的剪纸一拿到市面,很快就被求购一空。

当时的农村也有这样的风俗,人死了,也需要一些剪纸的纸活。穷人死了,在阳间这边没有房子住,没有衣裳穿,没有马骑,没有丫环侍女,到了阴间,这些生前没有实现的,家人人要给他们准备一些,别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再受穷委屈。而富人呢?在世间,锦衣玉食,蹬腿了,还想继续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,在人间有什么东西,在阴间也样样不能缺。于是你看吧,富人死了,出殡的时候,就有亭台楼阁、金山银山、摇钱树、聚宝盆、轿车马

车,甚至十八个轿夫,那些丫环侍女,甚至做饭的熬羊肉汤的厨子,还有喂马的、捶背的、洗脚的,还有酒具茶壶茶杯,一应俱全。

等出殡时,那些围观的人都会赞叹这惟妙惟肖的剪纸或者纸活的精巧,让人分不出是阳间好,还是阴间好。在阳间喜欢喝羊肉汤,在阴间也可以,那些厨子,被剪纸描画得比阳间的还干练,而那些羊,比阳间的还肥,而且还是黄河滩上的青山羊。

谢孔宾7岁时,父亲用母亲剪纸挣来的一些积蓄垒起三间草房的堂屋、一间草房的东屋,这才算是在谢楼安了家。而原先的辛滩区西王堂的那半间草房是外公的,外公本来是地主家的长工,外公死后,外婆继承了那半间黄土草房,而谢孔宾一家就寄居在外祖母家里。等谢楼垒起三间草房,他们一家人连同外祖母就搬到谢楼,祖孙三代相依为命。外祖母没有儿子,只有闺女一人,但在闺女家住着,直

到102岁去世。多年后谢孔宾回忆起还说,父母为她殡葬送终,得以享受天年,是父母恪尽孝道,虽然那样穷、那样苦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,谢孔宾的母亲凭借着自己的剪纸手艺,挣下了三块大洋,他们用这三块大洋,在谢楼买了三亩地。这三亩地,是地主家的盐碱地,不长庄稼,就出手卖给了他家。谢孔宾的父母很兴奋,作为一个农民,总算有了自己的土地。

中国的农民是不惜力的,在土地上劳作了千百年,他们生于斯,逝于斯。当时的土地瘠薄,加上盐碱,谢孔宾父亲这三亩地要想长庄稼,只有改变土壤。那只有深翻土地,把下面的一米或者更深的黏土——这里叫淤泥、胶泥翻出来,这样的土地就壮了,有了肥力。

深翻土地,最好是把黏土翻出,那翻地的活一般都是秋收罢了,或者冬天,也有开春的。在要翻的土地里,先挑一条深沟,然后再挑一条深沟,把挑的第二条沟里的土,填到前面挑的深沟里,这样依次弄下去。

土地的表层还好用铁锨掘,但掘地到一米或者两米的时候,人在沟里,那每一铁锨都是拼尽气力,一层层挖下去,越到下面,越是费劲。胶泥土太黏,掀起的土块太大,有时费尽很大力气也端不动,更不可能把这土块扔到另一个沟里,那就只能把它再弄小点,有时铁锨把就会弄断。

一个冬天,谢孔宾的父亲把这三亩地,深翻了一遍。